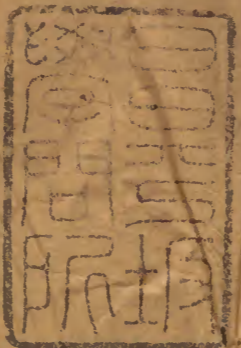


在兵略 廿之一



			九	漢
			五	書
			五	門
			四	
		三		
		函		
		冊		
		架		
		冊		
		架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漢
函	五			書
三	五			
二	四			
二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54
冊數	12 (8)
函號	299 25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淺草文庫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癸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子重伐吳襄公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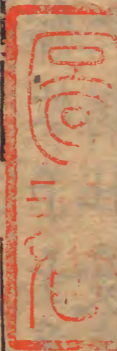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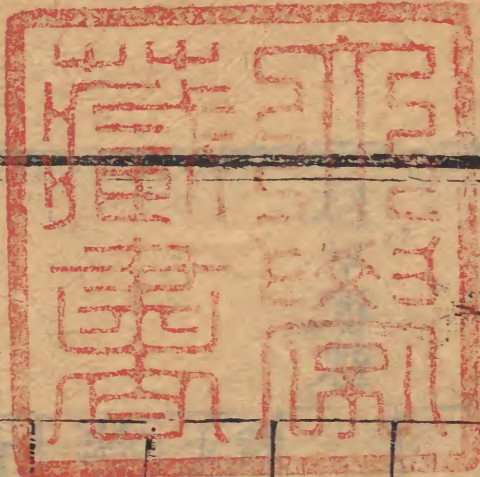
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杜簡還克鳩茲至於衡山

杜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使鄧廖帥組甲三

組甲被練

百被練三千

杜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以



要擊

侵吳吳人要而擊之

林子重止于衡山使登廖帥之
以侵吳吳人要其中路而擊之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

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

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杜當時
君子

楚人以其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杜楚人
以挑釁

生事歸咎于子重子重亦以是
為已之病杜憂患故成心疾

組甲被練

孔疏云賈逵謂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

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

也帛盈竅而任力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

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裹公族所服被

練以練為甲裹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

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

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

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條繩不可以為衣服

安得以為甲裹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

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

著之名故以為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

要愜人情

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鄭玄註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扎長鄭司農云合甲制革裏肉但取其

表合以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

年註革堅者又支久凡為甲必先為容註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

式然後制革註裁制札之廣袤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

若一註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下以其長為之圍註圍謂札

要廣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註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

謂質也鍛革大孰則革敝無強曲橈也玄謂摯之言致凡察革之道眡其鑽

空欲其窻也註鄭司農云窻小孔貌窻讀為宛彼北林之宛眡其裡欲其

易也註無敗眡其朕欲其直也註鄭司農云朕謂革制橐之

欲其約也註鄭司農云謂卷置橐中也春秋傳曰橐甲而見于南舉而抵之

欲其豐也註豐大衣之欲其無斷也註鄭司農云斷謂如齒斷眡

其鑽空而窻則革堅也眡其裡而易則材更也眡

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

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註周密致也明有光耀鄭司農云更善也變隨

人身便利漢制攷云司甲注今之鎧也 疏今古用物不同

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從金為

字也

晉書元帝欲討王敦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
敦死於是下詔曰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錢承凶
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王等精銳三萬水陸齊
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庾等被練三千組甲
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
能改齊漫錄司馬文公曰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尚
者將戰則選兵馬為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
甲處于陣後其次給五分衣甲處于中間其下者

不給衣甲處于前行故未嘗教閱而民皆習于騎
射

要擊

李靖兵法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

蜀志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進軍
與張飛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
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
北史韓褒為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前後刺史
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
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褒已先勒精

銳伏于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急玩縱伏盡獲其衆

文杜洛周反幽州魏常景爲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

周書齊神武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宇文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克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耻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擒

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

又裴寬鎮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兵邀擊無不克之

唐書武德末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騰突挑戰太宗怒欲擊之李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

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幼而遁

又陸贄曰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

宋史太宗曰北虜輕馳易退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即分騎兵邀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

又楊崇子延昭上言契丹傾澶淵去北境千里人馬俱乏雖衆易敗凡有剽掠半在馬上願勅諸軍扼其要路衆可殲焉幽易可襲取不報

將畧提綱賊入境内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俟其四散搶掠其衆必分我當潛兵于鄉村擊之或待其將歸預爲分兵伏于歸路從三分之二以邀擊之

又暴寇來劫掠牛馬財貨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銳犯之未必勝候其去則邀擊之

捫蝨談曰杜元凱以挑釁生事罪子重固當第原其心豈不欲爲國家振威稜拓邊境乎如輒從而苛責之是將使任事者首尾多畏而天下事究竟

無可為者矣何也人情方苟身無事誰肯輕扞桃
釁之罔也者故君子寧無咎于重

魏絳戮揚干僕襄公三年

亂行戮僕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

杜行陣次林曲梁晉地

魏絳戮其

僕

杜僕御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

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鋒無貳志事

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

授僕人書

絳至授僕人書

杜僕人晉侯御僕

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

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

林斯此也使臣為此司馬之官臣

聞師衆以順為武

杜順莫敢違林行師御衆以順承上命莫敢拒違見為威武軍

事有死無犯為敬

杜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干無所逃罪杜懼自犯不能致訓至于用鉞杜用

揚干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杜言不敢請歸

死于司寇致尸于司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

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林

干犯軍旅之大命令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杜魏絳死

敢以為請請使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林以

刑當其罪能以反役林反自鷄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刑佐治民之事為設禮食今欲顯絳故特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

士富為侯奄杜代張老士

國語云晉會諸侯於鷄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

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

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赤對曰臣

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劔士魴張老交止之僕

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之

使使臣徇中軍之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

有死無犯為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曰寡人

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亂行戮僕

孫子曰法令孰行 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尉繚子曰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

內互揭之免其罪 直解曰羅地二字未詳或曰犯禁者也謂有犯禁者當自揭其伍

又曰戰誅之法云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十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靖曰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

武侯將苑曰大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在

也禍福之所繫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由束猿
獠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辯青
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
利誰懷鬪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
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
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勅矣

史記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
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
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

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
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
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
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
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
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
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援枹
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
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

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赦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後漢書祭遵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

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又張溫出屯美陽令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及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賴之乎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

襄陽記諸葛亮誅馬謖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吳志呂蒙至南郡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晉書荀晞字道將為兖州刺史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耶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杖法如此

南齊書李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廆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于軍門斬之厚為歛祭軍府皆震服

魏書宋弁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有盜馬斲者斬而徇之于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

舊唐書李晟軍入京城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佺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

又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歸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在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

心面有逆相臣謂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

唐語林王悅為盤屋鎮將清苦肅亦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由是秋毫不犯

杜氏通典曰昔馬謖軍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椽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如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在重

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
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
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
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
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濫
石林燕語云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
之將行賜燕于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
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寶封文字付彬曰處分
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

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
賜燕講武殿酒二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無
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納于上前上徐
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
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爲白紙則必入
稟

宋史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
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
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

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
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
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汚
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又岳飛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飛立斬以
徇卒夜宿民間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
屋餓死不鹵掠
又孟宗政權棗陽軍初眠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
之軍民股栗

談圃云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
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婦人賣蔬于道一卒倍
取青拽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違節制
弁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下股栗自
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隆平集云至道二年遣將五路伐繼遷王超將兵
六萬趨援夏州子德用從行為先鋒年纔十七部
萬人戰鐵關斬獲甚衆進師烏白池它將失道虜
勢頗銳超持重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

虜遂却乃領衆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先據要害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遷引避之

岳武穆逸事云杜克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于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餽糧潛爲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

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某所爲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

鶴林玉露云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栗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

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韓忠獻公遺事云公因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授僕人書

漢書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奸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評古曰坐買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建欲誅之乃約其

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時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在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

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

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

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

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臣謹

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

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

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

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捫蝨談曰魏絳戮揚于當法令之初行也李衛公

不戮一揚于乘法令之素行也法令初行借斷斬

方可示威法行素行即推誠足能攝衆夫各有攸

當耳

楚不伐喪

襄公四年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杜軍禮不伐喪

孔疏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

吳志曹公聞孫權薨欲因喪伐吳張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魏書劉裕死太祖欲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曰陛

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
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句帥師侵
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
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
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于
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
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

隋書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高頴節度諸軍會
陳宣帝薨頴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

舊唐書太宗徵高昌王麴文泰入朝稱疾不至詔
以侯君集討之軍次磧口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
君集率兵至柳谷侯騎言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
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
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
師也

捫蝨談曰困學紀聞云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
齊侯卒乃還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者君子與之義
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

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愚于楚不伐喪亦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和我

魏絳和我襄公四年晉侯賜樂十一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杜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林子爵也嘉父其君

名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杜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林勞頓晉師以伐戎

而楚若伐陳國則晉必不能救陳是棄絕陳我禽獸

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對

曰和我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杜荐聚也易猶輕也林以

貨財為貴重以土地為輕易○荐西土可賈焉一也

賤反又才遜反或云草也易以駸反

林其土地所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杜

產可資商賈邊鄙與戎為和更不恐懼民皆狎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林四方諸侯皆

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四也杜頓懷也鑒於后羿

而用德度杜以后羿為鑒戒林遠至邇安五也君其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杜懼觸蠲皆樂師名

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杜廣車輶車皆兵車名

凡兵車百乘杜他兵車及廣輶共百乘歌鍾二肆杜肆

列也縣鍾十六為一及其罍磬杜罍磬皆樂器女樂二

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

正諸華杜在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

諧杜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

祖杜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

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杜共辭曰夫

慝杜無邪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

之邦杜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通反下同樂只

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便蕃數也言遠人相率來服

從便蕃然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

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

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杜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林先

思則事事有其備先敢以此規公日子之教敢不承

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杜待遇不能濟河林晉有

日虞四竟之狎聳不能齊河而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杜司

府有賞不可廢也臣林君不可廢而不用子其受之魏

盟府

和我

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國語云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

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

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

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荐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

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做其利二也戎翟

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

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水經注云無終縣故城東無終子國也春秋無終

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是也

史記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八胡當是時冒頓
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
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
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
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
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
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
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

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
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
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
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
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
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又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
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
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
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鳥獸之心遷徙
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
足以為彊自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
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
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
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

親

後漢書班超既攻破姑墨石城欲因此也猶遂平
諸國乃上疏請兵曰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
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鈹刀一割之用乎前
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
域諸國自日之所入也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
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
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
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

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
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
計之善者也後超既破蕃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
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
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
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使假鼓
吹幢麾

魏畧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田豫
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
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
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
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
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于是詔褒
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
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
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載記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符堅遂請田內

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我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于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北史蠕蠕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庫狄峙往峙狀貌魁梧善于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

不復為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我我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

王海云當武帝而言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是為忘讐君子之守義者皆力爭和我不可以槩論也

孔疏云釋言謂荐再也孫炎曰荐草生之再也即荐是聚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荐居

賜樂

左傳附註曰疏引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無常處今案古字荐薦通漢書中軍傳北胡隨畜荐居蘇林云薦草也顏師古注援此傳文曰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也任國語云晉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人歌鍾二肆及寶鑄輅車十五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

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史記魏世家晉悼公賜魏絳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

魏志夏侯惇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

舊唐書突厥寇并州時鄭元璿充使招慰突厥從

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填映山谷及見元璿責中國違背之事元璿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慙不能報元璿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絕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即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燧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固當非遠

舊唐書唐紹疏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桐鼓曲有靈夔吼鵬鷄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又德宗嘉李晟破賊功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

以為榮觀

又張茂昭還鎮順宗賜女樂三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轎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賜不讓為宜茂昭無四賢之功遷職入覲人臣常禮柰何當此寵賜後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嘉禮異允其所讓

附北史高閭表曰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儵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闔至相圖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制于擊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

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
 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
 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
 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
 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
 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
 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
 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
 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教臺北諸屯倉庫隨

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
 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
 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
 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
 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
 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
 懷求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
 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
 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

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
陸宣公論緣邊守備事宜狀云：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魯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魯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魯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羨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魯。魯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

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魯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禦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戒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儼狁襄，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

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

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盛衰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不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

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襄，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其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強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綱則成。是無必

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能改齋漫錄云：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堪事之效也。按左氏傳：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此語。

困學紀聞云：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

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視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
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已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
盟戎柰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

曲洧舊聞此檢討以道於崇寧初嘗爲予言富公
晚年見賓客譽其奉使之功則面頰俱赤人皆不
諭其意子弟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
勲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兵不習戰徒
以聘問絡繹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較則
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耻增幣非吾

意也吾家兄弟嘗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
知此一段事也

又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
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嘗費三百六十萬緡元
祐二年七月內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
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
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
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二
百餘貫鄜延開祐不在其數北邊自增歲賜以來

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歲開邊五倍之戎羗
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
坡云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
復生真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
相懸絕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肯向西一步其智
識真雄傑人哉

附漢書班孟堅贊曰父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
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
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則樊噲季布孝文時

則賈誼晁錯孝武時則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
弘董仲舒人持其所見各有異同然總其要歸兩
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
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至今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有用武而克伐
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蓄之誑伸異變
強弱相反董仲舒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
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
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

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欺上天殺愛子何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呼韓邪始朝漢議其儀蕭望之曰宜待以客禮遜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見識遠微之明矣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聖人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

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遜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盟府

孔疏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捫蝨談曰和戎五利魏絳言之悉矣余謂和戎亦利亦害何則和戎後邊鄙不聳因而生聚教訓戰莫支守莫窺則誠利也有如狃於苟安恬然撤警弊且自弱而不振宋之已事不可鑒哉和戎之利遂為主和議者藉口然則絳之功在一時而禍且流萬世矣

每謂絳之和戎五利不如高閭之防秋五利由絳之言必且狃之以自弱由閭之言庶足馮之以自固與其利和戎也毋寧利防秋

子產不順眾喜襄公八年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杜鄭侵蔡欲以求媚

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杜子產子國子不順眾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孫子曰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劉寅曰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

童子言焉

子產懼後楚果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吳子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

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

者衆 劉寅曰如闔閭數勝而敗於樵李夫差數

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文子憂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鄭侵蔡獲司馬

公子燮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此皆所謂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數勝而亡者也齊

桓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非三勝而霸者乎武

王誅紂伐奄一戎衣而天下定舜禹之世止於興

師征伐有苗非二勝而王一勝而帝者乎後來如

項羽數勝而亡漢高一勝而帝亦其驗也

列子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

使遽人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

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

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

不湏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

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

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
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
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
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

晏子春秋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
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
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

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
晏子辭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
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
門暮而民散身滅於崔氏

劉向新序云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
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
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
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
未有不亡者也

南史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王規退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為亂階俄見覆沒

宋書王懿字仲德與到彥之北伐大破虜軍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戈北歸并邊完聚若河水冬合豈不為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

能改齋漫錄云仁宗以廣源蠻儂智高叛嶺外陷數州乃遣狄武襄出督戰用延蕃落騎兵一鼓而破捷至帝愀然無喜色乃曰殺人多乎

童子言焉

載記符堅寇晉少子詵諫曰臣聞李良在隨楚人憚之官竒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掩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

捫蝨談曰有文事者不可無武備無文德者不容
有武功鄭僑不順侵蔡之役意念深矣哉老子云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僑其殆庶乎

子囊知晉不可敵襄公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林士雅秦大夫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當今不能晉爭當今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林隨人所能各以其類而任使之舉不失選杜得官不易方林方

也所官之人不變其宜其卿讓於善杜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杜

任其其士競於教杜奉其庶人力於農穡杜種曰農

商工皂隸不知遷業林商貿遷有無者工執伎者皂

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政林代韓厥將中軍咨范

甸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林偃遜甸居已上使甸佐中軍偃將

當今不能晉爭
類能而使

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中軍杜黶魴讓

起佐上軍魴佐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林

將新軍絳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林尊官相讓當是時

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

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林雖不及晉國必踐其言秋楚子師

於武城以為秦援林武城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杜為十年晉伐秦傳

吳子曰料敵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

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

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

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

如敵人避之勿疑

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載記慕容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

且華裔理殊強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

以害吾百姓邪及遣使來降武帝嘉之

又符堅議伐晉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

行天伐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

當今不能與晉爭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 四十三

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啣璧輿視啓穎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止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

穎能而使

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晉侯穎能而使之是也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

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
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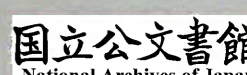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
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
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
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
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

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
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
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
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
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
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
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乏用奮
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
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

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
 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
 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
 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
 變覽四方之士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
 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
 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
 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譎
 詐之術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主百藥以

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
 食財用出入

虎鈴經云今世之取人也每務其多學而捨其偏
 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而用之也是以
 善撫恤者勿使頻聞慮其勞疲而無勇也善守者
 勿使進攻慮其遲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與于
 決事慮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
 精悍者使鬪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
 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



擇其言輕捷者使誘敵剛腹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其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訾詈奇材異識者使預談論深識大度者使安衆崛強多力者使斬關搥莽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柵怯懦者使輦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諳山川擇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妖言作辭善張皇鬼神之心推引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阻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糧儲奇辭備辨能架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聰明探察敵人情者使伺候奸偽敏才捷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歷數之士善占風雲吉凶者爲候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時之士諳著龜者爲卜筮之士是四人者雖推驗體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專一也醫藥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醫人之數大將軍權通林者與之叅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不怨則動有功矣

魏志袁紹與曹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又楊阜曰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又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則制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

武侯將苑曰古之善鬪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脩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由此者計而避之又曰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群議博識以資將用

有詞若縣流竒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如騰猿剛如鉄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矣

晉書牧府相司馬張軌言于張重華曰臣聞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

又應詹為江州刺史將行上疏畧曰弘濟時務在

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與舉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

舊唐書魏元忠上封事其畧曰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兇而扼暴苟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故魏用栢直以拒漢韓信輕為

賢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後漢馬
 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收
 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尅。謝玄以書生之姿拒苻
 堅天下之衆郝超明其必勝。桓溫提數萬之兵萬
 里而襲成都劉真長期于決取。雖時有今古人事
 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銳之與識畧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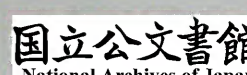
大唐六典云兵部之職以五等閱其人。一曰長朶
 二曰馬射三曰馬槍四曰步射五曰應對以三奇
 拔其選。一曰驍勇二曰材藝三曰可為統領之用。

其尤異者登而任之否則量以退焉。然後擢其狀
 以覈之考其能以進之所以錄深功拔奇藝備軍
 國綜勲賢也。

海錄碎事唐殷文奎授知己啓云將軍之舉左旃
 襲武者咸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彫文者競願呈

才注漢衛青拜大將軍開幕府舉左右旃招武士
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敖等魏信陵君
無忌招賢虛右席
得侯嬴朱亥等

宋史郭逵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
 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困學紀聞云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
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
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
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魚
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附容齋四筆云曹操為漢鬼域君子所不道然知
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
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
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為害

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
侍當天下一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
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
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
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
而邊境肅清揚州陷于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
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于郿盜付之鄭渾而民
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卑車之郡而
單于讐服而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

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
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為護軍而相率還降致于東
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
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于陽平徐晃却關羽
於樊城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
之時非幸也

捫蝨談曰國以人重亦以人輕故雖當強盛而股
肱爪牙之士折衝禦侮之才固不可一日少也晉
君類能而使楚遂不敢與爭然則士何負于國哉
誠為廟社計者胡可使朝廷之上虛無人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諸侯伐鄭襄公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杜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鄭從荀瑩士匄門于鄆門杜鄭城門也三國衛北宮

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杜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

斬行栗

從上 滕人薛人從欒廩士魴門于此門杜二國從下軍杞人

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杜二國從新軍行栗表甲

戍師于汜杜眾軍還聚汜汜鄭令於諸侯曰修器備

戰備杜兵器盛饌糧杜餼歸老幼杜示將居疾于虎牢杜諸

肆青圍鄭

侯已取鄭虎牢故使杜疾肆青圍鄭林肆緩也青過也肆

而後圍鄭杜不書鄭人恐乃行成杜與晉中行獻子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杜獻

子荀偃也恐楚杜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散楚人

三分四軍

杜散也杜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楚也杜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杜晉各一動而楚猶愈

於戰杜勝暴骨以逞不可以爭杜言爭當以謀大勞

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杜艾息也言

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斬行栗

孔疏云行道也謂之行栗必是道上之栗周語云

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說文古文栗

巡說木至

又肆訓為緩緩從罪人謂故赦之也將求民力開

恩赦罪赦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為放鄭囚

肆青圍鄭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案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
戰而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青也不書圍鄭者
此肆青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不成
圍故也

二分軍
又賈逵以爲三分四軍爲十二部鄭衆以爲分四
軍爲三部杜以分爲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抗敵
故從鄭說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
罷楚使不能也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潰圍出馳走引兵東至東城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
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
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王天下然今卒
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
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
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
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
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

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
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
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
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
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周書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李賢率鄉兵
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
賊聚結歲久徒眾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
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于我

其勢不分眾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
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倚角而前以脅諸柵公
別統諸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
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
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
眾柵不攻自拔矣武經摠要亦載
通典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齊神武伐西魏侯
景曰今者之舉兵眾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
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

若敗後軍承之不納遂敗

又賊若出徧師來攻其將士必勇我當分軍爲三一使潛爲設伏一爲正兵一爲奇兵正兵先進少戰即速奔北正兵既退奇兵勒戰直前拒之少戰亦走敵見兩軍皆走傍又無援必悉兵追逐待賊過我伏處令伏從後鼓譟而起前走兩陣即返旗迎戰則勝

金史木虎高琪見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陣宋兵益堅不可得志乃分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將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

元史宋軍餘艘碇于海中張洪範引舟師赴之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遠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

尾以布幙幘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撒幘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

奇法云敵兵一進一止互換來攻此欲致我疲勞也我當分軍爲四迭陣遊兵分兩廂作疑兵應急補空一軍進戰一軍策應一軍食一軍息更戰更止遞相進退

兵機纂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以搏之敵攻我四面我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

胡傳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如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

捫蝨談曰晉以諸侯之師伐鄭惡鄭之貳於楚也鄭不俟楚救而行成畏晉之師行有紀也於鄭有舍服之義於楚有奔命之勞知武子可謂善謀矣

其兵志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耶至三分四軍更
休迭出以佚待勞充兵家治力之法所自始乎

晉侯息民 襄公九年 楚子息民 昭公十四年

晉侯息民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杜施恩惠 輸積聚

以貸 林輸盡也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

國無滯積 杜散在民 亦無困人 杜不匱乏 公無禁利 杜與民共 亦無

貪民 杜禮讓行 祈以幣更 林祈禱於神以幣易牲 賓以特牲 杜務崇省 器

用不作 林器用仍舊不作新巧 車服從給 杜足給事也 行之期年國

乃有節 林晉國上下乃有節度 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杜三駕三與師謂十

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又昭公十四年夏

楚子息民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杜上國在國都

謂之西西方居上流故分貧振窮杜分與也長孤幼養

老疾收介特杜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宥孤寡杜寬其賦

稅赦罪戾詰姦慝杜詰責問也舉淹滯杜淹滯有才禮新

叙舊林羈旅方新者禮待之祿勲合親杜勲功也任

良物官杜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杜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杜如然丹好於邊疆杜結好四隣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禮也林以安民為禮

軍議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務欲使主尊人

安為之柰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柰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役與而勿奪

樂而勿吝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

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歛則與

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

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

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

賦歛如取於自此愛民之道也

戰國策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君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趙君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塋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

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

又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

後漢書臧宮與馬武上書求擊匈奴詔報曰黃石

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務廣地者荒
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
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
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
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
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
復言兵事者

魏志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

倉卒王肅上疏畧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
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
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于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
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
疲于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
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

九州春秋云曹操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吳有長
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

為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則普天之下
無思不服矣

晉書桓宣與李陽平襄陽陶侃使宣鎮之以其淮
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
畧威儀或載鉏耒于輅軒或親芸獲于隴畝十餘
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
距守論者以為次于祖逖周訪

六朝事迹云孫皓用諸將計數侵盜晉鄙陸抗曰
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今

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罰訓諸司
以德拊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
萬計士卒凋弊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
北史周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
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
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
亦增脩守禦于翼諫曰塲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
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人
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

又柳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于蕭巋
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
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
室之恩未洽于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
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巋深以為然
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

舊唐書王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
安邊為務嘗謂人云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
其眾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
練士馬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袋中
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謀以伺虜
之隙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為用師出必勝每軍
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
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
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切矣

簡兵
孔疏云周禮司兵掌五兵鄭眾言五兵者戈殳戟
酋矛夷矛鄭玄言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

矢然則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
爲兵也此簡上國之兵謂料簡人丁之強弱於宗
丘之地集而簡之且即慰撫其民也 下云簡東
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
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以水皆東流西方居上
流皆謂之上國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
西互相見也 案十七年與吳戰于長岸未滿五
年而云息民五年者平王之意息民五年長岸之
戰吳來伐楚被伐不可不戰雖戰非王本心也

捫蝨談曰方春秋世列國相軋日尋干戈民生憊
矣傳中所載息民者蓋僅兩見云晉侯息民三駕
而遂服楚楚子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即其時施舍
輸積分貧振窮不過沾沾小惠然視之勤民頓兵
令不得一日息肩者不大有遑庭哉

晉滅偃陽襄公十年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林向戌宋大夫以宋常事

城小而固

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

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林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

父輦重如役杜堇父孟獻子家臣偃陽人啟門諸侯

縣門發

之士門焉杜見門開縣門發林縣門蓋城門之捍發

發縣門以閉杜耶人紇挾之以出門者杜門者諸侯之

紇耶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縣東南莖城

蒙甲為櫓

恨則反挾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拔戟成隊

縣布

杜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林蓋以大左執之

車輪蒙甲代大楯之用以示有功○虎音斯

右拔戟以成一隊林虎彌左手執車輪蒙甲之櫓右手自拔一戟自當一隊杜百人爲

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杜詩邯主人縣風也

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林偃陽人縣布於城外以試外勇者秦董父緣所縣

者三林董父既隊城下則又縣其布以試主人辭焉

乃退杜主人嘉其勇故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杜帶其斷

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

潦將降懼不能歸杜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請班師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杜班口伯怒杜知伯荀瑩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杜出偃句之間曰

女成二事而後告余杜二事伐偃陽封向成余恐亂命以不女

違杜既成改之爲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

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林既無武功可以執守而又欲變易其罪於我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杜謂偃句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

乎杜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杜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杜躬在矢石間

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杜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

城小而固

必爾乎取

說受矢石

之而不為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
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偃陽荀瑩曰城小而固
勝之不武弗勝為笑是也

後漢書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拜皇甫嵩為左
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
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
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于此也嵩曰
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

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
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
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煩兵
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
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
疲散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
死

魏志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校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

晉書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蔡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衆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

長者

宋書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魏書太宗遣奚斤南伐議于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畧地也斤曰請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于守

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徐巖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

又慕容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益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

北史韋孝寬東伐軍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

既在要衝雉堞堅固尉遲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
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
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于是
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迥自出
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

貞觀政要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
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定州
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
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
剋勝不足為武儻或不勝恐為所笑伏請委之良
將自可應時摧滅

五代史梁張源德為劉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
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
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
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
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攻源德

縣門發

孔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
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偃陽之門已有入

者縣門乃發聊八紇挾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
攻門者也服虔云挾檝也謂以木檝挾縣門使舉
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

南史蕭穎胄借王天武頭以詐劉山陽山陽信之
馳入城將踰闕縣門發折其車轆投車而走中兵
參軍陳秀拔戟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帝

舊唐書高祖引師趣霍邑太宗恐宋老生不出戰
乃將數騎先詣其城下舉兵指麾若將圍城者以
激怒之老生果怒開門出兵背城而陳高祖與建

成合陣于城東太宗及柴紹陣于城南老生麾兵
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與建
成軍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坂衝斷其
軍引兵奮擊賊衆大敗各捨仗而走懸門發老生
引繩欲上遂斬之

蒙甲爲檣

孔疏鄭玄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
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
九尺其車岡圓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
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檣也

孫子曰攻城之具為不得已修櫓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圍又三月而後已張預曰修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為櫓又晉師圍偏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為櫓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為大楯明矣輶輶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六韜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輶

輶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疾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輶輻鉏鋤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後漢書南匈奴傳初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

拔戟成隊

當却北狄拓地千里豈謂此耶其後果拓地焉
孔疏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于受四尺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
列之名百人為隊相傳為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
人也

縣布

吳志賀齊討黠賊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屯林歷
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
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
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于

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
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
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
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
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

後漢書光武即位岑彭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
守不下帝使彭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
苦歎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
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三王所反

馮異傳註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穰王胡殷為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

勒兵掠東西市入戰于宮中更始大敗

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

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

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

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

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于帝帝曰夫建大事

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

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

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

魏志鄧艾伐蜀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

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

將匱類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

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

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大

破之

宋書臧質攻拓跋燾虜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

疆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

人懸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

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
 北史沈光少駭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初建禪定
 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造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
 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啣拍
 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空而下以掌
 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
 肉飛仙

又沈光從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
 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
 之而墜未及于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
 望見壯異之

又齊神武傾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
 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
 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韋孝寬
 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
 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
 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
 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

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
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火起一衝咸
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
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
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
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
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
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
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並崩

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
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
倉曹叅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
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
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迺憂爾衆有不返之危
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
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
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
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

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畧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隋書宇文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

舊唐書李懷光敗朱泚于醴泉代宗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海錄碎事胡藩從征司馬休之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遂破之

澠水燕談錄云慶曆末妖賊王則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入城殺元兇餘黨可說而下也公

壯其言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在此行矣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守城者垂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恩信能束身為公請于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天子遣一將提兵不日城下血膏地肉飽犬悔無及矣辭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聽遂爭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之載記符丕久圍襄陽符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我也

必爾乎取之

南史宋大舉北侵時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龐季明薛安都魯方平尹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餘諸義軍方于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

官軍以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備焉
于是短兵接聞蹂踐相乘凡十數里王師大敗是
月東都總統王宰石雄皆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
怡召宰相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
賊頗遣中使促之尚聞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
至東都邪知今日與朕晚歸別與制置軍前事宜
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至中書
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戎
師蚤見成功慎無違也回刻時受命于是具名以

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催軍使不能盡知
敢以為請帝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銀臺戒路有邸
吏五十導從至于河中援轡以進俟王宰等至河
中界迎候召行二帥至翼城東道左執兵如外府
列校迎候儀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二帥復前
進數步磬折致詞回擊鞭亦不甚顧之禮成二帥
旁行俛首俟命回于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吏
安在郡吏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鞠
躬流汗而退請以六十日破賊過約請行軍中令

于是二帥大懼親率軍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拔潞城梟劉稹首以獻功成回復命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親受矢石

服虔曰古者以石為箭鏑引國語有隼集于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以證石為箭鏑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間則不以石為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礮成雷榛殘

木碎是也

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戰國策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菅立則杖楯謂

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
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
若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
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
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
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
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韓非子趙簡子圍衛之郭鄆犀楯犀櫓立於矢石
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嗚呼吾之

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
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
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
公即位滌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
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
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
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
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
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

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二輔故事云楚漢相距于京索間六年漢王身被大創十二通中過者有四

獨異志云漢高祖每戰親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咸言滅七十二子

後漢書李膺為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懼

又董訢反堵鄉鄧奉反新野奉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堅鐔獨孤絕南距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

輒先當矢石常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

南史沈慶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

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

北史魏世祖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

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

前

隋書郭榮從軍攻遼東城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

胄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

悅每勞勉之

舊唐書德宗出幸奉天韓游瓌與論惟明赴難軍

伍纔入壁朱泚黨至乃出閉城下小不利乃退入

城賊急奪門游瓌與賊隔門血戰會暝方解自是

賊日攻城游瓌惟明乘城拒守躬當矢石不暇寢

息赴難之功游瓌首焉

又崔義玄爲婺州刺史屬陸州女子陳碩真舉兵

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進

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

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

其歸首

捫蝨談曰聞之兵志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故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然當其事者蓋已援枹鼓而忘其身矣昔簡子去楯櫓激于燭過之一言偃句親矢石奮于荀瑩之一怒勇敢固在所倡哉

呂覽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攷春秋傳挾縣門者乃仲尼父豈呂覽傳之譌耶當縣書國門時惜無引傳正之者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恐此亦一事也

伐衛卜兆 襄公十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

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矣杜師數出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

令也杜亦兼受楚之勅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

姜氏問繇杜繇兆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

雄姜氏曰征者喪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

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杜蒯孫

孔疏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答姜耳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註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壘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圜曰蟲曰尅又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註國之大事待著龜而決者有八定作其辭于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

天事恒象皆是也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其事也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鮐也以其屬死之楚帥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

又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註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

滕曰開籥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韓子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厄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于燕後得意于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榆兵而南則鄆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于

燕且宜近見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災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又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

吳則夫差為擒

附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田單托神恠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李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斃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于前太公成機于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

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捫蝨談曰國之大事在戎類取決于卜筮乃著短

龜長卜尤要云顧如韓子之論卜也燕以卜吉而

社稷危趙以下吉而兵削主辱是豈燕趙之龜皆

欺而衛龜獨神哉李衛公云術數不可廢而成功

必歸之人事君子以為知言

魯作三軍 襄公十一年 魯舍中軍 昭公五年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

季氏欲專其民人故 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

其軍 征賦稅也三家各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杜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武子固請

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杜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 乃盟諸僖闕

杜僖公 詛諸五父之衢 杜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正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杜三分國民眾 三子各毀

其乘 杜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

者無征杜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

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駢使入已故昭五年孟氏使

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

半為臣若子若弟杜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叔孫

氏使盡為臣蓋取子弟以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

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又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

軍卑公室也杜罷中軍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

軍于施氏成諸滅氏杜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

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一軍家屬季氏

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

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杜

擇取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杜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

孔疏云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

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

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為三軍

各征其軍知往前一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二

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

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

魯舍中軍

三十一

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云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甲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

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強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就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鞏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魚菟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眾充

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
 統其數異於禮也膏肓何休以為左氏說云尊公
 室休以為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
 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
 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
 意遠矣義益付杜說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
 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魯語魯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

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次國之軍有命
 卿無三軍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
 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
 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三禮義宗云周制天子六卿六遂諸侯大國三卿
 三遂小國一卿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
 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都鄙
 縣遂之名俱有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也外

左氏兵略卷之三十一
後漢書建初元年楊終以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上
疏諫之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
牟融等以孝子無改父之道終復上書畧曰襄公
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捨則有
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
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文獻通考魯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復周公
之宇其詩曰公徒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
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

舊其曰三萬舉成數也 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
三軍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
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捨至是中軍削
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
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
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
百乘蓋竭作也考之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
自蒐紅之後繼大蒐于北蒲于昌閭又于北蒲者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一
再獨異於他公者用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又以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胡傳三軍魯之舊也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於甸甲

散於立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也

又曰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

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有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源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崩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捫蝨談曰魯有三軍周制也春秋書作書舍皆志季氏欲崇其民以卑公室耳三桓僭竊臯固莫逾而襄昭不能有其民至政柄旁落太阿倒持何哉闕宮之頌曰公徒三萬茲且盡為私屬矣嗚呼自祿去公室而三桓亦遂以微實繁披枝亦勢所必至也

士匄首讓中軍 襄公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杜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使士

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杜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杜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

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杜代荀瑩士匄佐之杜位如故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杜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

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杜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杜位如故欒黶將下軍

魏絳佐之杜黶亦如故絳自新軍無帥杜將佐皆遷晉

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杜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林范宣子始以中軍讓其下諸卿皆從而

讓雖以欒黶最為汰侈亦讓韓起弗敢違戾晉國之政所以和平數世子弟猶足倚賴刑法也言士句以

遜讓為群臣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法至善也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杜周書呂刑也一人

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杜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

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杜詩小雅刺幽王役

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

尚能而讓其下杜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

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加陵也君力在位者小人伐其

技以馮君子杜馮亦凌也自稱其能為我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

生由爭善也杜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杜傳言晉之所以興

孔疏云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白卒在車曰乘新

軍將佐皆遷晉侯選賢未得難用其人使其軍內
 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
 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得慎舉
 之禮也周禮下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
 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
 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
 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
 伍皆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
 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事未必盡然尚書

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為伍
 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為
 軍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為行十行一旌十旌一
 將軍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
 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三者數人置帥
 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為軍或十人置吏
 也

晉書劉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
 矯之其畧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

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
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
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
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
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
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
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
賢與不肖灼然殊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
讓不興下必爭矣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

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
讓則競推於勝已春秋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篤論了了如此

舊唐書代宗以郭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
河西已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
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
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
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
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

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寢壞時多躁競俗少
 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寔繁有衆不可殫
 論臣每見之深以為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臣
 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
 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
 位為上相爵為真王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
 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
 不敢寧處苟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
 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

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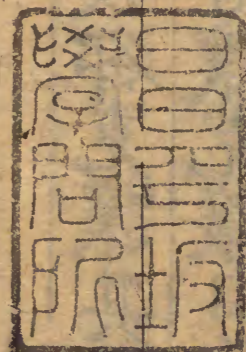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云衛石碣以義厲一國而甯遠之類萃
 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陽之賢繼焉故曰
 樹之風聲

渠陽讀書雜抄云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也左

注闕

捫蝨談曰鞏之役卻克讓其下皆讓綿上之蒐范
 宣子讓其下亦皆讓克讓自美事也顧亦在所倡
 乎不然如鐵之戰爭曰我上則倡之者繇簡子也

一争讓間丑子以下晉之興衰



天除中平

